



—12—

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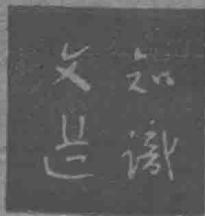
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

柯爾尼夫著

林之同譯

知識書店印行

一九四九年五月



—12—

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與

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

柯爾尼夫著

林之同譯

知識書店印行

一月四年九四九一

# 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與 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

- 一、怎樣研究民主問題
- 二、資本主義國家民主的本質
- 三、社會主義國家民主的本質
- 四、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家機構與選舉制度
  - (1) 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機構
  - (2) 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家機構
  - (3) 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選舉制度
- 五、蘇聯爲什麼只有一個政黨——布爾雪維克共產黨

## 一 怎樣研究民主問題

民主問題是最重要的政治與理論問題之一。關於民主、關於民主的概念的題目，以前是，現在仍舊是全世界進步勢力與反動勢力之間尖銳的思想與政治鬥爭的對象。資產階級與改良主義的理論家，

是不能而且也不願進步到科學地了解民主問題的，他們竭力攪亂和歪曲問題的本質。在論述這一個問題方面，休想在他們身上希望有一點公正和科學的客觀性，因為民主問題是直接觸及剝削階級的利益的，而那些和資本主義生長在一起的資產階級與改良主義的理論家的學說是和這些階級的利益聯繫在一起的，這些學說是資本主義的辯護，是資本主義剝削的辯護。

當對於民主的概念和對於這一型式或者那一型式的民主發生爭論和意見分歧的時候，其中總可以看到在國家觀念的鬥爭之中和在這一型式或者那一型式的民主的作用和意義的評估之中所反映的階級鬥爭。

資產階級理論家，還有跟在他們之後的社會民主調和主義黨派的領袖們把資產階級民主描寫成「階級之外的」民主，「超階級的」民主，描寫成「一般的」民主。機會主義者和資本主義制度的關係這樣的密切，以致於他們除了資產階級民主之外不承認任何別的民主；在他們看來，資產階級民主是最完善的理想。由於資產階級代議政治產生了一種幻覺，國家似乎是由人民管理的，因此，這一類欺人理論的宣傳，就變得更容易吸引人了。他們把資產階級和調和主義政黨的「理論」的幻覺偽裝做事實，並且用日日夜夜宣傳來養育和加強。

當年列寧對於諸如此類的觀點曾經揭穿過它在政治上有害於勞動階級的反科學的本質。馬列主義者對於這一問題的態度是根本和資產階級的態度相對立的。列寧指出，「一般的」民主是沒有的，在階級社會裏，民主是帶着階級性的；民主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資產階級統治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者階級的。

在列寧和斯大林的作品中包含着民主問題的最可貴的指示和深刻的理論研究，這些指示的研究，

使我們在這一問題和其他一切馬列主義理論的問題方面獲得了科學方法和具體知識的武裝。

列寧寫道：

「在社會科學問題中最可靠的，爲了真正能習慣於正確處理這問題和不迷失於許多煩瑣而繁複的爭論之中所必需做到的，——爲了以科學的觀點來處理這問題，最要緊的——是不要忘記基本的歷史聯繫，每一個歷史問題都應該從下列觀點來觀察：該歷史現象怎樣產生和這現象在它本身的發展中經過了那一些主要階段；然後再從這一觀點來觀察該事物的現狀。」

祇有抱着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來研究闡釋和某一種民主的本質，才是正確而科學的。

觀察在某一個社會裏形成的民主，是不能不顧到時代的聯繫，不能不顧到產生這民主的歷史條件的聯繫的，資產階級民主和蘇維埃民主的歷史條件、不同性質、階級性質與不同的歷史意義，祇有和不同的時代，和產生這兩種不同型式的民主的不同的歷史條件相聯繫起來，才能獲得真正的了解。

民主，正像國家也是如此，是階級社會的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某一種社會裏的民主的型式及其作用最後結果是由該社會的經濟結構決定的。

「任何民主，正像任何一般政治的上層建築……最後結果是爲生產服役的，最後結果是由該社會的生產關係所決定的。」（列寧）

## 二 資本主義國家民主的本質

資產階級民主是爲那一些歷史發展的需要所促成的呢？是爲那一些歷史條件所產生的呢？爲了答

覆這一個問題，必須注意，資產階級民主是在反對封建主義和建立資本主義的鬥爭中產生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口號「人民代議制」，「自由、平等、博愛」等等的內容就是由於這種歷史發展的需要所決定的。

爲了要依靠人民大眾來摧毀絕對主義和奪取政權到自己手裏，新興資產階級以人民代表制的原則來與之對抗；而且也祇有在這一口號之下才能引領人民大眾去向絕對主義鬥爭。實際上這也就決定了資產階級革命中所提出的人民代表制的要求的內容。許多國家（例如英國）甚至於君主制度也沒有廢除，——君主的權力不過受到限制而已。問題並不是在於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權，並不是在於消滅剝削者階級的政權，而是在於把政權從一個剝削者階級轉移到另一個剝削者階級的手裏，是在於改變階級統治的政治形式以適應資本主義經濟的條件而已。

在反封建鬥爭中，資產階級是在「平等」的口號之下前進的。但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平等的原則不過是以來反對地主貴族和僧侶的封建（階級）特權，反對這些「上層」階級治理國家的特權而已。資產階級從來沒有趨向過社會的平等，因爲資產階級的生存是以社會不平等和剝削勞動者爲基礎的。宣布平等口號的資產階級所努力的並不是消滅社會不平等，而不過是廢除階級特權和建立形式上的、法律上的平等。斯大林在揭發這種「平等」的本質時指出：「人們談論公民的平等，但是却忘記了，老闆與工人之間，地主與農民之間，是不可能真正的平等的。假使老闆和地主有財產和在社會中有政治勢力，而工人與農民却這也沒有，那也沒有，而且前者是剝削者，後者是被剝削者。」

（斯大林：「論蘇聯憲法草案」）

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平等」的面貌就是如此。



資本主義制度中的「自由」的面貌也是如此。資產階級爭取「自由」的鬥爭是針對封建的壓迫的。在爭取「自由」的鬥爭的旗幟之下，資產階級從壓迫他們的封建的桎梏、關卡的障礙和行會的法規之中解放了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得到了在全國移動貨物的自由。資產階級爭取「自由」鬥爭也以此來反對工作人員隸屬於封建主的封建農奴制度的形式而爭取「自由」的僱傭勞動。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並不是以農奴勞動，而是以僱傭勞動為基礎。資產階級需要「自由」工作人員的市場。資產階級需要解除了農奴制束縛的工人，使工人獲得個人的自由和沒有封建制度賦役的負擔而能「自由」供給勞動力予資本家，和在找尋工作方面有權從國內某一處地方自由移動到另一處地方。在這種「自由」的條件之下，勞動力的所有者無產階級免不了要墮入生產手段的所有者資本家的魔掌之中。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是沒有別的出路的。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的個人的自由，就是資本主義理論家們在資產階級取得政權時所鄭重宣布為「自然而不能剝奪的人權」的那種「自由」，它的面貌就是如此。

所以，所有這一切資產階級民主權利和自由是適應於資本主義發展的要求的。資產階級理論家們所號稱的「自然」而「永恒」的「自由」「平等」原則，事實上不過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條件而已。資產階級民主——這是以剝削勞動者和社會不平等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之上形成的民主不會有真正的平等，不會有真正的自由。這種民主是適應於資本主義經濟的要求，適應於保障國內的資本家政權和警衛資本主義制度的。

「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法普通都是從深信資本主義制度是堅固的信念出發的。構成這種憲法的主要基礎的是資本主義的原則，資本主義的主要基礎：土地、森林、工廠以及其他生產工具和手段的私有制度；一個極端勞動的多數人沒有保障和另一極端不勞動而有保障的少數人的侈奢；等等。這種憲法

是依憑以這一些以及與之類似的資本主義基礎之上的。這種憲法反映這些基礎，而且在法制的秩序中加強之。」（斯大林：「論蘇聯憲法草案」）

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民主的歷史意義和歷史任務就是如此。

是的，資產階級民主也給予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以某一些有限的（而且大多數是形式上的）權利。不做到這一點，資本主義社會就不可能發展。

「正當的資本主義社會，」列寧寫道，「假使沒有鞏固的代議制度，假使在那『文化』方面不能不有較高要求的區別的人民沒有某些政治權利，就不可能順利發展。這在某種最低限度的文化方面的要求，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及其高度的技術、複雜性、伸縮性、靈活性和全世界競爭發展的敏捷性等。」

但是差不多每一次民主主義的成就，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民主的條件中，都要從鬥爭中獲取到，都要從資產階級及其反動的政黨手中爭奪得來。大家知道，譬如說，英國工人（憲章運動）在十九世紀上半葉中爲了設置普遍的選舉權，爲了取消議員候選人的財產資格而進行過持久和堅強的鬥爭。工人向議院不止一次地提出的要求都被拒絕，而且工人的憲章運動本身也被壓制了。但是這一次運動並非未留遺跡。在十九世紀下半葉時，英國工人階級爭取了某些部份的選舉制度的改良，稍稍減低了財產的資格。爲了獲得自己團體組織（政黨和職工會）的合法的生存，爲了獲得罷工權，出版報紙的權利等等，工人曾經獻出了無數的犧牲。這些權利，對於發展爭取自己根本利益的階級鬥爭，是他們所必定需要的。工人階級一面保衛自己的民主主義業績，一面爲擴大民主權利而鬥爭。

某一資本主義國家之內存在着那一種政權——是資產階級民主政權還是法西斯主義政權——工人



對於這一點是完全不漠視的。以自己的先鋒共產黨爲代表的工人階級，了解資產階級民主是有限度的，他們在資本主義國家努力保衛法西斯主義和其他反動資產階級政黨所覬覦的一點一滴的民主權利和自由。工人並不是爲了讓自己的業績給法西斯主義貪食而流血的。

資產階級民主及其原則，在由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轉移和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曾經起過進步的作用。資產階級民主在反法西斯主義鬥爭中也還起着比較進步的作用。不過經驗證明，資產階級民主是無法防止法西斯主義在許多國家奪取政權的。資產階級給各反動政黨以反動的自由，讓法西斯黨能在德國以及其他許多國家成立組織和集結自己一切黑暗力量來奪取政權，而這却是全世界愛好自由各民族甚至於現在經歷了這樣痛苦的經驗之後，在有幾個資產階級民主的致命的危險國家（例如英國），還是容許有人民大眾的死敵法西斯帶組織的存在。資產階級民主是無法滿足勞動者根本利益的，首先是那已經成熟到了力能進行獨立的經濟與政治活動和完成自己解放的歷史使命的現代社會最進步的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祇有在擴大民主運動和團結人民大眾的基礎之上，勞動者才能達到擴大自己的權利和根本改善自己的地位。現在在這樣的新時代，社會發展創造了向比較高級的社會制度轉移和確立新的最高型式的民主的條件，資產階級不再是進步社會制度的理想了。

西歐各國資產階級民主的危機，在二十世紀初就已經暴露得很明顯了，那時候資產階級民主在人民大眾面前明顯地露出它是無力防止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這一次戰爭是人類的悲劇，結果犧牲了幾千萬人命。

勞動者首先是工人階級，不願意再留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中，不願意留在資產階級民主的條件中；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革命運動的浪潮滾遍了西歐全境。這是資產階級民主和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

危機的徵兆。

在俄羅斯，在狂烈地展開的工人、農民和邊疆各族的解放運動的環境中，資產階級民主誕生了沒  
有幾個月就完全破產了。一九一七年二月中推翻了沙皇制度而成立資產階級民主，不能解決任何一個  
最重要的人民生活問題，它沒有從帝國主義戰爭中找到出路，沒有能控制生產和分配，沒有能把土地  
讓給農民，沒有解決民族問題。

祇有轉向高級型式的民主，轉向無產階級蘇維埃民主，轉向無產階級獨裁，轉向蘇維埃政權，才  
能解決而且在俄羅斯是已經解決所有這一切生產所必需和迫切的課題。同時，轉向高級型式的民主，  
轉向蘇維埃民主，如果僅僅擴大形式上的勞動階級的民主權利而不改變社會經濟基礎和國家制度是不  
可能實現的。

蘇維埃民主不是形式上的民主，而是真正的實在的民主。

它是可能在消滅了資本家政權和剝削的基礎之上，在消滅地主資本家制度的基礎之上獲得勝利，  
而且是已經勝利了。

### 三 社會主義國家民主的本質

和資產階級民主不同，蘇維埃民主是在另外一種歷史條件中產生的。假使資產階級民主誕生於爲  
建立資本主義的鬥爭之中，那末蘇維埃民主是誕生於爲創建全新的比較高級的社會制度——社會主  
義的鬥爭之中。蘇維埃民主是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產兒。

創建蘇維埃國家和蘇維埃民主的必需性是由全部歷史發展行程所約制的。蘇維埃是羣衆運動推擁出來的，是勞動者自己，首先是勞動大衆的領導者工人階級，在爲解除地主資本家剝削的鬥爭中創立的。蘇維埃民主的創立完成了勞動者反抗剝削者與奴役者的持久鬥爭中的勝利，蘇維埃民主是人民大衆自己的偉大成績。它是勞動者自己和爲了勞動者——爲了社會財富與進步文化的真正的創製者工人、農民、勞動知識份子而在鬥爭中鑄造出來的。

蘇維埃民主的歷史性意義是根本不同於資產階級民主的。資產階級民主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條件，與此相反，蘇維埃民主是在歷史意義上比較高的、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與發展的條件。資產階級與改良主義理論家們認爲無產階級專政與社會主義是不能同民主兼容和相互排斥的理論是惡意的誹謗。實際上，無產階級專政與社會主義是和民主分不開的。

工人階級專政也就是勞動者的民主。無產階級專政是由工人階級、勞動者實行的。人民大衆愈積極參加治理國家，工人階級專政就愈堅強，民主就愈廣大。列寧與斯大林不止一次地指出，工人專政是最高型式的民主。例如，列寧在一九二一年寫道：「蘇維埃制度是工人與農民的最大限度的民主，同時它表示，是和資產階級民主決裂以及新的、全世界歷史性型式的民主，即無產階級民主或無產階級專政的產生。」

爲社會主義鬥爭是聯繫着爲最高型式民主的鬥爭的。不爲勞動者、廣大民衆將民主作最廣大的展開就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只有依靠了羣衆和他們的積極參加，才能建設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不是由一兩個人而是由勞動大衆建設的蘇維埃民主是吸引羣衆參加政治和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的主要工具。蘇維埃民衆是提醒和發揮勞動者的主動力、創造力、獨立性和社會主義競賽的必要條件。

蘇維埃民主的任務是提高廣大民衆的活力，吸引全體勞動者參加政治、經濟與文化建設。蘇維埃民主的歷史意義及其偉大的創造作用就在此地。

蘇維埃社會主義民主的最重要的根本特點在於它是以消滅地主資本家和消滅人對人的榨取及其他剝削爲基礎的。只有這樣的民主才能有真正而不是形式的平等。存在於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的形式上的法律上的平等是以資本主義私有財產爲基礎的，它掩護着經濟的不平等，階級的榨取和剝削。蘇維埃民主的經濟基礎是社會主義公有財產——這是反抗剝削，反抗人對人的榨取的中流砥柱。在社會主義國家裏，工人解除了剝削，他們並不感覺到自己隸屬於資本家和附屬於他們，因爲那裏沒有資本家。社會主義國家裏每一個勞動者都感覺到自己在生產方面和其他一切社會生活領域中是平權的公民。社會主義的原則「不工作沒有吃」，「各盡其能，各取所值」——是反對寄生蟲的偉大的民主原則。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勞動不是一切有勞動力的的人的同樣的義務。這裏，社會中有一部份人（剝削者），依靠了另一部份人，依靠了勞動者而寄生的。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這裏資產階級剝削在被消滅了而爭取到了全體公民一律平等的各盡所能與各取所值的權利。真正社會平等，真正解除剝削和真正蘇維埃民主的經濟基礎是在生產工具社會主義所有和社會主義的生產與分配方法之中。

蘇維埃民主的特點不單是在於消滅資本家與地主的榨取，而且是在於消滅民族的榨取。蘇維埃民主最重要的特徵之一是有民族一律完全平權，沒有任何民族與民族宗教的特權與限制。這也是蘇維埃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不同的地方，世界上有許多國家處在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地位。大家知道，在數量上比了英國本國人口多出十倍的英國殖民地人民，是沒有權利可言的，甚至沒有形式上的民主權利，他們處在英國資本三重（經濟、政治、民族）壓榨之下。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

沒有而且也不會有被壓迫或不平等的民族：一切民族都有獨立和自由的民族發展的權利的保證；一切民族都是在互相尊敬友愛互助的精神中培養起來的。

蘇聯各民族的這一切真正民主權利是由世界上最民主的憲法——斯大林憲法所增強起來的。蘇聯憲法第一二三條說：

「蘇聯公民，不論民族與人種，在經濟、國家、文化與社會政治生活各方面一律平等，這是不變的法律。」

「不論因人種和民族的關係而直接或間接地限制公民權，或者相反地，直接或間接地設立公民的特權，都和一切標榜人種或民族的特殊，或憎恨與蔑視的說教一樣——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蘇聯各民族的這些偉大的民主權利是歷史上第一次在蘇維埃民主國家裏實現。

民族壓迫和民族特權的消滅，各民族一律平權，產生了優美的果實。這成了確立蘇聯各民族的難分難解的友愛和兄弟似的合作的基礎，成了他們以民族爲形式、社會主義爲內容的文化的真正繁榮的基礎。

「蘇維埃確保了各民族的民族文化不斷高漲，確保了對於培育民族天才的關心和蘇聯各平等民族間的增長不已的友愛和兄弟似的互助，這一切在過去舊俄羅斯是沒有的，在現在其他各國，不論是帝國或是民國，也還是沒有的，——在這一切之中，我們可以看到蘇維埃民主的無往不利的威力以及它對各民族的真正進步的發展的偉大意義。」（莫洛托夫）

給勞動者的民主——蘇維埃民主——以保證的不僅是社會主義體系的經濟，而且是整個蘇維埃國家的國家機構。蘇維埃——這是最能代表羣衆的組織，它包羅着全體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全體勞

勤者，蘇維埃是建立在吸引羣衆參加國政的原則之上的。「所以新型國家的蘇維埃國家所固有的任務是舊型國家所沒有的。」（莫洛托夫）從創立蘇維埃制度的第一天起，蘇維埃國家，布爾雪維克黨在培養人民大眾方面，在吸引他們參加國政方面，就展開了龐大的工作。在蘇維埃民主的條件之下，廣大民衆被吸引到積極的政治生活中去，被吸引到國家問題的討論和決定中去。在列寧——斯大林黨領導之下，蘇維埃國家的勞動者學會了了解政治與國事的能力。學會了治理國家和自覺的建設新的光明生活的能力。蘇聯沒有一個巨大的方案不是經過了廣大民衆的參加而才實現的，這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是從來沒有，而且也不會有。

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已經建立了人民大眾全權積極參加政治和經濟與文化建設的一切必要條件。斯大林憲法給勞動者以全部最大最完全的權利與自由，以便社會主義社會的每一個公民能够表現自己，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切部門和發展自己的能力。斯大林憲法使財力、創造主動力和精力的生長與表現有了最廣大的領域。蘇維埃民主並不只限於權利和自由的形式上的宣布，而是保證着運用這些權利的事實上的可能性的。

最重要的蘇維埃公民權之一是由社會主義體系經濟所保障的勞動權。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勞動權是不可能有保障的，因為這裏的經濟是建基於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和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上的；這裏支配生產和社會勞動的主人不是工人而是資本家；這裏給予或不給予工作的權力握在資本家手中，而不是握在工人手中，「勞動權」握在資本家政權的手中。大家知道，在資本主義國家內，失業對於工人是多麼重大的打擊。失去工作，工人就被剝除了生存手段的來源，就失去麵包，住處，失去應用自己的智識和力量的可能性，這常常結果會減低勞動動力，使他們墮落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底層」。在



社會主義國家內，生產與社會勞動是由勞動者以自己的蘇維埃國家出面支配的。生產手段社會公有制是以勞動平均權爲基礎的。蘇聯沒有失業，蘇聯的勞動者深信明天是有希望的。深信他們不會失去工作，住所，麵包。勞動在蘇維埃國家是有目的的，這是一種榮譽的事情，是社會的責任。

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有着真正的教育權，全體公民面前都開拓了獲得學問和科學知識的道路。在資本主義國家，人民中間只有少數幸運兒才能爲自己打通獲得科學知識的道路；在蘇維埃社會主義條件之下，勞動者面前開拓了獲得科學知識和學問的大道，建立了培養與提拔幹部以及人民表現與培育才能的廣大的道路，在蘇聯，工人與農民的女子構成了高等學校中的主要的學生羣，其中有許多人成爲傑出的科學家，現在已經有大多數科學工作者是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者社會階層出身的人。

蘇聯實施教育權的結果，建立了獻出自己全部力量來謀取社會主義祖國福利的新的、真正人民的、蘇維埃知識份子。

教育權在蘇聯所起的作用是和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的情形不同的：這是建設與發展社會主義文化的必要條件。這所說的不是受中等教育或高等教育的可能性的問題，而且是更深入的過程的問題——是克服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對立的問題。

還有，蘇維埃社會主義民主是以言論、出版、集會、遊行的真正自由爲特點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也宣稱是有言論和出版自由的，但是這裏只限於言論出版自由之形式上的宣布，而對於勞動者沒有真正可能運用這些自由的保障。實際上，絕對大多數的報紙是完全爲大資本所獨佔的。無線電也處在資本家及其國家機關的手中。在這種情形之下，出版無論如何不會表現人民大眾的意見與利益，而且不會對人民負責。在資本主義國家，「出版自由」對於反動的政黨常常總是成爲偽造社會輿論，進行

反人民與反蘇宣傳和誹謗工人階級領袖和社會主義國家的自由。

在蘇維埃國家，言論和出版自由是爲勞動者的利益，爲加強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利益而服務的。表現勞動者利益的蘇維埃民主並不僅限於言論、出版、集會、遊行的自由之形式上的宣布，而且也保障勞動者有運用這些權利的真正的可能性。斯大林憲法中說：「這些公民權是以下述種種爲保障的：供給勞動者及其組織以印刷所、紙張、公共建築、街道交通工具以及其他爲實行這些公民權所必需的物質條件。」

出版自由在蘇聯是加強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強大工具。

蘇維埃社會主義民主是繁複而多樣的。無數形式式的社會組織，——黨職工會，共青、合作社、文化教育等等機關的活動就是在這基礎之上興旺起來的。……在我們下級黨部，蘇維埃、文化、職工會、教育、共青、軍隊、聯共婦女部以及其他一切組織的四周，圍繞着許許多多容納着成千成萬無黨無派工農羣衆的自動成立的組織、委員會和會議，在他們日常不知不覺無聲息的精密的工作中建立蘇維埃的基礎和生活，建立蘇維埃國家的力集的泉源。」（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

在蘇維埃國家，國家機構是和成千成萬羣衆溶合在一起的。這裏在國家機構和人民之間沒有垣牆隔開。

在無數職工會、生產、文化及其他工人組織的積極活動中，在聯合着成千成萬蘇維埃農民的集體農民的活動中，在工廠、集體農場、國營農場、鑛山和鐵路上的社會主義競賽的生產中，——在一切中，可以看到真正人民民主的繁榮情形，而這在任何一個資產階級國家裏都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

蘇維埃社會主義民主充當了蘇維埃民主的最重要的泉源之一。人類史上第一次勞動者給自己爭得了真正的自由，真正的權利，成了自己國家的主人，成了自己生活和自己幸福的創造主。蘇維埃人無限地熱愛自己的祖國，願意爲祖國作任何的犧牲，克服任何艱難。蘇維埃愛國主義是蘇維埃制度、蘇維埃民主的生命力與威力的最鮮明的證明。

蘇維埃民主與蘇維埃愛國主義的偉大的行動力量，偉大的感應和動員力量，在反法西斯侵略者的衛國戰爭時期中表現得特別明顯。由友愛精神和政治的一致所團結起來的蘇維埃聯邦各民族，像一座鐵牆似的站起來保衛自己的蘇維埃祖國，保衛自己化了許多年鬥爭和勞動，而以巨大的金字記在斯大林憲法中偉大的權利。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在爲進步人類的理想而進行的鬥爭中培養出了新人——最愛自由，最大膽和最犧牲精神的人。無論在那一個別的社會制度中，個人的尊嚴感和個性的自由沒有像蘇維埃社會主義民主國中那樣的發達。這一切都是蘇維埃人在保衛祖國抵抗法西斯奴役時所表現的堅毅和犧牲精神的泉源。世界上從未有一國人民表現了像蘇維埃人民，斯大林格勒，列寧格勒和西伐斯托波爾的保衛者所表現的那樣驚人的羣衆英雄主義和犧牲精神的先例。在劇烈的戰爭中，在嚴酷的戰爭試驗中，支持和鼓舞他們的是愛蘇維埃祖國的熱情，對最進步，最民主的蘇維埃制度的忠誠。在對進步人類的最兇殘的敵人作殊死戰中，蘇維埃人民保衛着他們根據斯大林憲法的不可摧的法律和根據蘇維埃社會主義民主的不可摧的法律所享有的生活權利。同時，蘇維埃人民及其紅軍從德國法西斯桎梏中解放了許多歐洲國家和從法西斯屠夫手中拯救出了歐洲的文明。

這種事實又以一種新的力量證實了列寧的預見：「凡是一個國家內的工人和農民大多數認識，覺得和看到他們是在保衛他們自己的蘇維埃政權——勞動者的政權，他們是在保衛一種事業，其勝利將